



一件白T恤，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，一顶浅灰色的鸭舌帽。

这是我最近一次遇见老何时，他的通身打扮，也是每次遇见老何时的标配。

老何不高，不足1.7米，戴着副黑框眼镜，斯斯文文的，打眼一看，像是教书先生，可实际上却在长年跑出租。据老何讲，其实第一职业，还真是光荣的人民老师，中专毕业后，被分配到村小学教语文，可工资太低，为了三个弟妹能继续念书，便咬牙辞了职，跟人搭伙跑起了出租。

我第一次坐老何的出租车，是五年前我在县城老汽车站站台等车，准备去市里送份文件，城际公交没等到，先等到了老何的出租车。老何停下车，透过车窗问我们几个等车的，有去焦作的吗？

一个中年妇女上前一步说，有，我去大铜马，多少钱？

老何说，去大铜马的话，坐城际公交直达，更划算。

我一听，这司机挺厚道，虽靠跑出租赚钱，但没钻到钱眼里，能替人着想。又想着自己的目的地，只坐城际公交不行，到市里还得再倒车，便走下站台，坐上了老何的出租车。

那一趟出行，之所以对老何印象深刻，不只是因为这个小插曲，还因为中途拉到的一个顾客。

顾客是位老太太，七十来岁，满头花白的头发，脸上深深浅浅的皱纹、微微佝偻的身子，全是岁月走过的痕迹。老人提着一个布袋子在路边等车，要去照看在市人民医院住院的老伴，见老何的出租车停到了身边，连忙摆手，说自己要等公交车。

老何说，不管您老坐不坐，我都给告诉您，我跑出租的规矩是，每天的第28位顾客是幸运顾客，买单，而您老如果愿坐的话，正好是第28位。

老太太一听，笑呵呵地以幸运顾客的身份坐了上来。

将老太太送至目的地后，我好奇地问老何“幸运顾客”的事，老何说，一场大病能压倒一个家，瞧老太太的样子，为给老伴治病，老太太没把家底掏空，也掏了个差不多了，咱别的帮不上，让老太太毫无负担地坐趟免费车还能办到。

因为这种善良的“算计”，我不由多看了老何两眼，这个背负着家庭重担艰难爬坡的中年男人，应该在生活中吃了不少苦头，但他并未

因那些苦而抱怨，而是在平凡生活中毫无痕迹地捧出一腔热乎乎的关怀，给素昧平生的路人。

第二次遇见老

何，是在市百货大楼附近，他依然是那身行头，站在出租车前，并未像其他出租车司机那样，在来来往往的行人中招揽顾客，而是捧着本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读得入了迷。

我笑，同行跟您站在一块儿，肯定不担心顾客被抢。

老何听了，笑着回我，也不尽然，像您，不直奔我这车？顿了一下，又道，何况，这拨顾客被同行拉走了，下拨顾客便留给我了。

我不由又在心中感慨老何的豁达。

路上，聊起读书，老何说，虽然跑出租，但在图书馆办了借阅卡，平均每个月都要读两本书。一方面，自己在书中悟通了很多东西，让自己在一地鸡毛的凡俗生活中，有了热爱，有了向往；另一方面，在自己的影响下，儿女也嗜书如命，在文化的熏陶下，虽然过得不富裕，但活得不庸俗。

老何话不多，然而每一句都在触动我，让我不由得再次审视自己，并在审视中，为自己一本接一本买书，又找各种各样理由，将书一本一本束之高阁而羞愧。

第三次见老何，也是最近一次见老何，还是那身打扮。

那天，许是有雨的缘故，街上人不多，老何也是等了许久，才等到了我这一个顾客，担心耽误我时间，拉上我就要启动车。在我一再表示不着急的情况下，他才熄了火，又等了十来分钟。只是还是没等到顾客，老何说什么也不再等了，发动车，朝我的目的地赶去。

路上我问老何，为何总是白T恤、牛仔裤、浅灰色的鸭舌帽？

老何笑，好认呀。自己长得没什么特点，总得弄个特点，好让老顾客一眼便认得出。

说到这儿，老何告诉我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他都不跑出租了。

我问，为什么？

老何说，妻子年轻时落下了病根，身体不好，两边老人年纪都大了，他不能再这样没日没夜地跑，得回去好好尽孝。不能落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悔。

我说，可进项断了，靠啥支撑日常开销？

老何说，农村还有个小院，准备再承包几十亩地，将两边老人都接过去，过田园生活。生活嘛，不一定非得大鱼大肉、游山玩水才幸福，一家人守在一起，萝卜白菜、打理庄稼，也挺好的嘛。

那次之后，我又打过几次出租车，但再没遇见过老何。

我想，不跑出租的老何，也不用再那般穿着了，应该会像个农人一样戴草帽、卷裤腿，应该还会带着两边老人看他种满庄稼的、郁郁葱葱的土地。

如果“应该”只是揣测的话，有些东西，在老何这儿，会是“一定”。

譬如，老何一定还喜书，一定还怀着对生活的满腔热忱，一定还会不动声色地赠人玫瑰……

前两天，我在山区遇到一个极似老何的人，他娴熟地帮我修好了山地车，然后笑着挥挥手，继续他的征途。

望着他的背影，我突然想，老何不过凡人一个，但，不正是千千万万个凡人老何，托举起了我们可爱、温暖的祖国吗？



“焦家作”的传响

□张伯舜

我一回回心使神差
在这方后土之上痴痴寻觅
千年的秦砖汉瓦，唐彩宋瓷
破碎成散落大地的古文字
陌生的如夜空深邃的星光
闪烁在我的心河之上
照耀血脉里曲折的夜途

原本这只碗一定驰名遐迩
岁月磨损得只剩下碗底
我却虔敬地捧在掌心
听上面“焦家作”的款识
默默讲述一座城市的来历
那依旧赫然在目的墨迹
显现出一路走来的辙印
焦家作坊→焦家作→焦作
自一家作坊变成一个村子
从一个村庄演变成一座城市

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
一条铁道停靠村头
从此焦家作又简称为焦作
汽笛声里，载来外面的风光
铁道线上放飞了焦作的梦想

当医学遇见文学

□小 雨

这是一个让人难忘的日子，我市众多知名作家、诗人来到焦煤中央医院采风创作。

在此之前，我曾无数次在脑海里想象着和这些作家、诗人会面的场景，但见到时还是超过了我的预期——他们一个个优雅知性，亲切随和，睿智智慧。

市作协主席暗香老师参观之后在座谈会上侃侃而谈，既不乏对焦煤中央医院厚重文化的溢美之词，更毫无保留地为医院文化、传媒、人才建设献计献言；市作协副主席吕秀芳老师，言行之间对焦煤中央医院一往情深。还有众多作家、诗人，都表达了对这次采风行动的热切期待和由衷喜爱……

活动现场，不论是初次相见，还是交往已久的朋友，大家一见如故，相携参观，交谈热烈，气氛融洽，谈古论今，感动万千……真真是难得的一次焦作文化人的饕餮盛宴，让我这个学医的文学爱好者激动万分。

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北京大学教授韩启德在《医学的温度》一书中说：医学首先是人学，医学从诞生那天起就闪烁着人性的光芒。许多医生都会体会到，同一种病发生在不同

再不只是制作碗盘的陶轮
再不只是架梁盖屋的木工
再不只是锻打锄犁的烘炉
再不只是手摇辘轳的煤井
焦作就要焕发青春
焦作开始天下扬名

自古及今，焦作皇天后土
南临大河，北依太行
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
名人辈出，英雄彰扬
今天的焦作欣欣向荣
高速公路四通八达
高铁长龙风驰电掣
高楼大厦鳞次栉比
现代工厂星罗棋布
今天，焦作人在欢欣歌唱
歌声里有曾经的焦家作坊
歌声里那锻打的炉火正旺
歌声里有铿锵的前行步伐
歌声里有更美好的向往
动情的歌声到处传响
焦作，古老又青春的家乡

人身上，他们的生理和病理变化相似，但内心的感受却是不同的，背后的故事也不同，治疗的效果也是千差万别。能和病人有效沟通，是医者人文素养和语言艺术的体现，所以，医护人员是医学温度的主要传递者，更需要文学知识。

怎样给每一个前来就诊的患者提供舒心、放松的就医体验，是每一个医学工作者始终面临的课题。因此，医学人更需要文学素养，更需要写好带有文学性的科普文章，这都需要我们去加倍努力，加强对患者的人文关怀。

鲁迅先生曾经说过：“医术医身，文学医心，各治一方，各有悲悯。”其实，医学和文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。医学始终围绕着的对人的探求，致力于治疗疾病、减轻痛苦和促进健康；而文学则为医学提供了理解和表现疾病、病人和医学的重要视角，有助于提高医者的人文素养。暗香老师在医学和文学之间，做了大量工作，为了用文学表达医学，她耗费大量心血，深入医疗一线，用作家的目光，展现医学的真相。

活动结束后，我的心情依然久久不能平静，真心期待下一次的医学和文学之约。

